

江苏人民出版社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小精灵 的 诱惑

席绢

97 最新作品

总策划/王戈

主 编/阡陌

席绢最新书

小精灵的诱惑

江 苏 文 艺 出 版 社

台湾万盛出版有限公司

(本书不再使用镭射标志!)

小精灵的诱惑

作 者:(台湾)席 绢
责任编辑:李荣德

出版发行:江苏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09)

经 销: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:江苏常州印刷装订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 插页 2

字数:160,000 1997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30,000 册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9-0977-8/I·1010

定 价:7.80 元

藏好一个春天

——阡陌

毫不矫揉造作的笔风，字，注满人性诡异，词，铺展绵长痴爱，满纸满句的真情起伏，传达了青春年华地咏欢，这就是新的一年
的席绢小姐——一个稚气未脱的女孩，正值金色般的花样年华，她的笔——赋予主角多彩多姿的生命，也流转出自我孩子般的真性情……

新的一年已经来到了，在此，阡陌万分感谢广大读友们对席绢小姐的关爱与支持。她的这一部九七新作《朝情夕恋》、《恋爱变变变》、《你+我=火》、《这个女人有点痴》、《隔世，与你相逢》、《小精灵的诱惑》将陆续与你见面，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时代，都是一个新的春天，希望大家藏好一个春天，慢慢地品味，慢慢地……

注：在新的一年里，无论物价如何浮动，席绢作品每本定价仍为 7.8 元，不再改变。

鉴于镭射标志大量被仿造，所以我们索性不再使用。

——阡陌
于九七年三月



张睿的出现是她天命里的第一个惊蛰，接着春雷隆隆，心田历经一番骚搅，新愁旧怨牵藤附蔓地缠绕着相思。从此，他在她心里生了根，再无转圜余地。而她呢？从此固执、认命地在往后生命的旅途中寻找契机！

初识他的那段日子，是予心生命中初尝忧患的岁月，年少的轻愁不曾须臾离开她的眉间，而时刻噙于嘴角的是不落痕迹的叹息，以至于大伙儿都戏称她为“忧愁小姐”。呵！那的确是一段轻愁漫掩的惨绿岁月！莉娟、俊良，还有永不会被忽视的张睿——他们共同分享了那一段的年少痴狂。

郑愁予的诗、校园民歌以及西方混合多变的音乐是生活的触媒，也由于赛蒙和葛芬

的“恶水上的大桥”，她和张睿终于相遇。

那一天，是省中的校庆，身着绿衣裳的她们成了娇客，穿梭在狭小的校园中，碰来碰去都是熟人。予心和莉娟莉娟跟着莉娟的好友俊良到处串门子，俊良和莉娟四处吆喝，极其夸张，但是予心不太习惯，只是一迚儿微笑。

校庆的压轴是民歌演唱会，莉娟悄悄告诉她：

“主唱那个家伙是后良班上的，老爸是省议员，家里有钱得不得了，整个乐团的乐器都是他捐的。”

“唱得好不好？”予心只关心这个，她可不愿意费了这么大工夫，结果只是去看“有钱人家的儿子”卖弄他的乐器。

“好得不得了！”莉娟突然又压低声音：

“人又长得很登样。要不是后良那家伙，我真想移情别恋。”

予心笑着掐她一把，啐她：

“少神经了。”

“喂，两位大小姐可不可以移驾了？再不

去，等一下就没位置了。”俊良大声嚷嚷。

于是他们三人一路闲聊向大礼堂走去。嗨！还真不少人呢，长长的队伍少说也有两三百人等着进去。

“林俊良，你们省中的还挺捧自己人的场嘛！”予心非常讶异，因为不久前缘团也办过一场民歌演唱会，结果卖座奇惨，只有小猫两三只。

“那要看什么人罗！”言下之意，主唱者大大不同凡响。

他们只好跟着排队，大约半小时后才入座。还好，他们的座位非常她，不论是视觉或听觉都恰恰处在最佳位置。

接着演唱会开始了，予心屏息以待，莉娟不时睐睐她，表示：“等着瞧吧！”

然后，在一片掌声和吼叫声中，他终于出现了！脸上挂着不很经意的微笑，仿佛不太在意外在的人事物。他自愿自地调音，偶尔和旁边的贝斯手说一两句话。突然，他开始唱了？

一把水手刀，被离愁磨亮了……

他的声音很低沉很富磁性，轻轻松松的，就扣住了全场的情绪。

予心不由自主地陷落了。她记得，那首诗是郑愁予的，爸爸曾教她背诵……。年轻时候的爸爸也曾想当水手，所以有一种壮志未酬的遗憾，每每在闲暇时把年幼的予心放在膝上，说起往事，谈及水手刀，然后吹着洞箫，眼里充满回忆……

这个男孩为什么，也有着水手的忧悒？予心望着他年轻的脸庞，无法理解他早熟的忧悒。

当予心的思绪仍停留在水手刀，他的旋律一转，赫然已是“归人沙城”，然后又是“老鹰之歌”……

他就这样引领着她的情绪，回到过去及梦里，以及未曾经历过的领域……

予心坐在那儿，心却已飞远了，随着他的歌声，再次叩访了自己的生命历程——

予心生在一个急遽转变的时代。一方

面，宁静淳朴的农村依然故我地执著着某些传统，安身立命地迎接生老病死的传递；另一方面，西风东渐以及日本工商文明也慢慢地渗入了这个福尔摩沙岛，带来前所未有的转变与冲动。

她出生在一个初夏的清晨，阳光柔柔的，属于南国特有的温热气息蕴藉着白日的光华。麻雀在陈家屋檐下吱吱喳喳地互道早安，庭院里也有鸡群咕咕地低叫；找寻着可口的早餐。她的第一声啼哭，宏亮又清澈，划破了人事的寂静。

陈家的人口众多，祖父母对这个刚出生的女娃儿并没有多大的兴趣。

经历了整夜阵痛的母亲——素琴，在抱着孩子的那一刹那，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某一种负荷与无奈，因此心中也没有很大的喜悦。

倒是孩子的父亲德仁显得十分愉快，天性喜爱小孩的他，却使在一男一女之后又多添了这么一个女孩子，他也不以为忤。第一

眼看见这个后来取名为予心的女孩，他就深深地爱上她了。

那样一个大家庭，上有祖父母、父母、众多的叔叔姑姑，予心鲜能逾越规矩——偏偏她不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孩子，所以啦，总免不了的是冲突与矛盾。

即使是十岁之前，她已洞悉了家里微妙的人际关系，也惯于承受来自祖父母及叔叔妈妈们的漠视。有时候，她难免自怨自艾，不过，幸好她有另外一片天空——田里的作物、树上的白头翁、林里的斑鸠、野地的小花，以及天空里优游的云朵，无一不成了她倾谈的密友。是以，她像精灵一般随时出没于现实与幻想之间，构筑她稚嫩的人生。

太阳西沉与炊烟四起，在她都是一种难言的喜悦。其实，对于心而言，太阳的正确说法应是“日头”，不过，若把它说成夕阳啦或是太阳，更能符合她浪漫的想像。可不是嘛？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、“夕阳西下几人回？”、“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”这一类口耳

相传的诗句常常超越现实的羁绊，领她进入理想的领域。那个领域仿佛淘汰了所谓台语庸俗文化的糟糠，唯剩北京话所谓的典雅。相似于此，她的生活在充斥着两个文化的冲突与矛盾，如同所谓的“太阳”与“日头”一般。

不过，年幼的她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冲突与矛盾。不管是“夕阳”或“日头”西下了，她总觉得高兴无比、白头翁嚷着回家了回家了，人家的炊烟也升起了……这些事物不断地激动她的心，催促着她的生命，经历种种困惑痛苦而成长。

予昼夜的祖父是个传统型的大家长，整日不苟言笑，每个人走过他的身旁都得蹑手蹑脚，如临深渊、如履薄冰。他下度丧妻，只有一儿一女，后来又续弦，硬是又添了五男五女，终于组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家庭。

续弦的妻子是个昏庸愚昧的女人，无知地承继了许多根深蒂固执着的传统；譬如重男轻女啦，男尊女卑一类的观念，同时也同样承袭了中国人的缺点——向来不会疼别人的

孩子——包括前任太太的孩子媳妇和孙子。

所以，尽管予心口中“阿嬷”叫得多亲，她们之中始终缺乏真正交融的亲情。也或许是予心太早慧了，对于还近亲疏之别也掌握得快，当然，对于现实生活的那些艰苦，她也感受得特别深。

父亲德仁虽然宽厚却是个稍嫌散漫的人，向来笃信道家思想，喜读武侠小说，崇尚江湖道义和侠气。他是个绝不会向朋友说“不”的人，因此有借无还或一去不返有关钱财的事，永远都是素琴责怪他的重点。

素琴是个实事求是的人，凡事请求实际，脚踏实地、坚决果敢，颇有男子之风。她生在空苦人家，虽然没有念过很多书，却拥有一副聪明的脑袋。由于现实环境的压迫，她对钱非常敏感及在意，和德仁可说是南辕北辙，其实，除了钱之外，他们的个性、爱好、思想也迥异，几乎没有交叉点。

由于祖父的高压政策，他们所过的生活几乎和长工没有差异！

田里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！家里永远有不断的争吵！又加上祖父苛刻的要求与不苟言笑的个性，像一个巨大的网罩住了予心的心灵。人事又是另一张看不见的罗网，困住了她幼小的心灵。

德仁因为念过高中，又喜欢看书，所以多少带引进理想性来看生活与生命，而偶尔他受不了现实，就躲入书中的世界去逃避。只可叹，他做了错误的选择——踏上了政治的不归路，卷入了地方派系金钱与权力的纠葛，倾其毕生所有，终是毫无所得。

予心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也学会了逃避。她成了一个梦想家，常常望着天空和不知名的远方，编织着贫乏的梦想。

当时，学校也是她另一个梦靥！

千篇一律的教条，毫无新意的教法，冬烘老师，古板呆滞的规矩……这一切灰色、暗沉的生活压制着她、折磨着她，最后，她自然走上了叛逆的道路，被视为异端也是很自然的事。

那时的她面对着可怕的孤独与寂寞。于是，她走入了书的世界，开始了奇幻的旅程。不管是庸俗平凡的爱情小说或奇怪诡异的武侠小说，或是乱七八糟的杂志，她喘着气瞪大了眼睛，翻阅了一本又一本……不可否认，琼瑶的浪浪漫唯美影响了她，金庸的侠义情怀感动了她，这些都是她生命中不能改变的机缘，有好、有坏、有悲、有欢，陪着她走过了一段难涩的日子。

很少人关心她在想什么，包括疼爱她的父亲。有时候，她甚至觉得父亲对她的爱可说是单方面的付出与满足，鲜少真正了解她需要什么与想些什么。

春去了，夏来了，池塘里的水满了又枯干了，白头翁和缘织眼筑的新巢又成了旧窝。祖父依旧绷着脸不苟言笑，祖母也仍然昏昧地苟薄自己与众人，父亲也依然虚着心度日，和母亲也还是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……似乎什么都不会改变，唯有日历上的数字轮流更迭——还有，小女孩予心慢慢地长大了。

其实,仔细观察,也有一些不速之客悄悄地侵入了他们的生活里:电视、美国文化和日本文化。这些东西慢慢攻城掠地,输进了所谓的开放——包括思想和性。不过,思想只有更加物质化了,而性只有单一方向的开放而没有反省与教育。

于是,予心所住的小小的三合院世界开始起了一种惊扰——小孩子偷看色情书与偷窥妇女洗澡。当然,那些早已存在的偷情与通奸更不会退却了……

予昼夜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已处在一个漩涡里——不是无知地被卷入没顶,否则,就是努力跳开。

远赴异地求学的大哥伯章或许也在载浮载沉,却总免励她:

“你要用功念书,将来考上北一女和台大,一定要挣脱这些鄙陋与庸俗。知道吗??

于是,予心清楚地知道自己只有一条路,那就是力争上游!

是的,台大! 她的眼睛发亮闪光,蓄着野

心与理想……

此刻，台上那个男孩唱着一些曾经属于她心中的歌，触动了她心中的痛楚，虽然穿上绿衣，过去的记忆依然清晰如昨。

他的眼睛深刻明亮，仿佛夜空的两颗星子，予心莫名地被感动了。

他又唱起最受欢迎的“恶水上的大桥”：当你失意沮丧自觉渺小，当你……。为什么他的歌声似乎梦里曾聆听过？为什么他的神情似曾相识于某处？

她悄悄地掉下了眼泪，偷偷地拭去。惊涛骇浪般的情感在胸臆汹涌。莉娟瞧见了，诧异地问她：

“怎么了！张睿的声音真有这么感人？”

张睿！这个名字誓将缠绕着她，今生今世。

演唱会结束后，由于俊良的关系，她们加入他们班上的“庆功宴”，予心如愿地认识张睿。